



扎根大地的初心力量

● 颜维琦

在我 11 年的记者生涯里，采访过的人有很多，但让我忍不住一次次回头看的，并不多。而钟扬，就是那个让我采访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人。

我是 2015 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钟扬，在复旦大学 8 号楼，研究生院的院长办公室。那天，我们一直聊到午后时分。从攀上海拔 6000 多米的雪原采集种子，到十多年坚守开垦西藏的高原生态学科，从学术援藏如何常态长效，到怎样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……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这次采访机会是从死神手里抢来的。就在三个月前，51 岁生日那天，钟扬突发脑溢血，死里逃生。可在医院才住了 13 天，他就迫不及待溜回了学校。

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：“要不然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。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，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那里。”

走进高原，钟扬为祖国采集珍贵的种子，还为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，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高原。在他的推动下，西藏大学的高原生态学科已经建起了一支站在世界前列的科研队伍。

记得采访时，他翻出新写的文章对我说，“我是学生物的，生物讲究群体效应。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，再用 10 年，培养 10 名博士生，聚集起 20 个人，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。”他还说，“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成事情。”

在那年突发脑溢血苏醒后，他第一时间口述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，信中写道：“这十多年来，既有跋山涉水、冒着生命危险艰辛，也有人才育成、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；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，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……”

一位院士在追思钟扬时说：“他所做的工作不是去办几次讲座，做几个项目，而是沉下心来把在上海、在复旦的科研和学识输送到民族边远地区，深深扎根，矢志不渝。他是真正爱国的，爱她的每一寸土地，正是这种至诚热爱，让他不畏艰险。”

一位只听过钟扬一堂课的学生说，钟老师的课终生不忘。他对生物学的态度，在科学以外，透着对人类命运、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。对于学生而言，这种思想的启发，是一生莫大的财富。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我还发现，在上海，有很多中小学生对钟扬认识。他是最受欢迎的明星专家、“科学队长”，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，甚至客串讲解员，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对。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，近 500 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亲自修改、反复斟酌。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、自然博物馆的筹建，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 17 年。

从第一次采访钟扬，到几次撰写报道介绍钟扬，一次次听他的同事、友人、学生讲述钟扬，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：钟扬一生的故事，就是种子的故事。钟扬虽然走了，但我相信，那颗名叫“钟扬”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，滋养大地，将伴随着我们，一路追梦，一路前行，一路奋进！

（转载自《解放日报》）

责任编辑 萧 田



师
道

二〇一八年第四期